

哦，請唱 香楠之韻……

去年11月中旬，
苗栗南庄鄉向天湖的賽夏族人，
在連日陰雨和山霧中，
度過了10年一次的矮靈大祭。
在苛酷、嚴峻的大自然中；
在迅速解體的山地原住民社會和文化下，
做著近乎徒然而又悲壯的掙扎的
台灣賽夏族的命運，
生動地象徵在這次
憂悒、悲愴、陰寒、泥濘的祭典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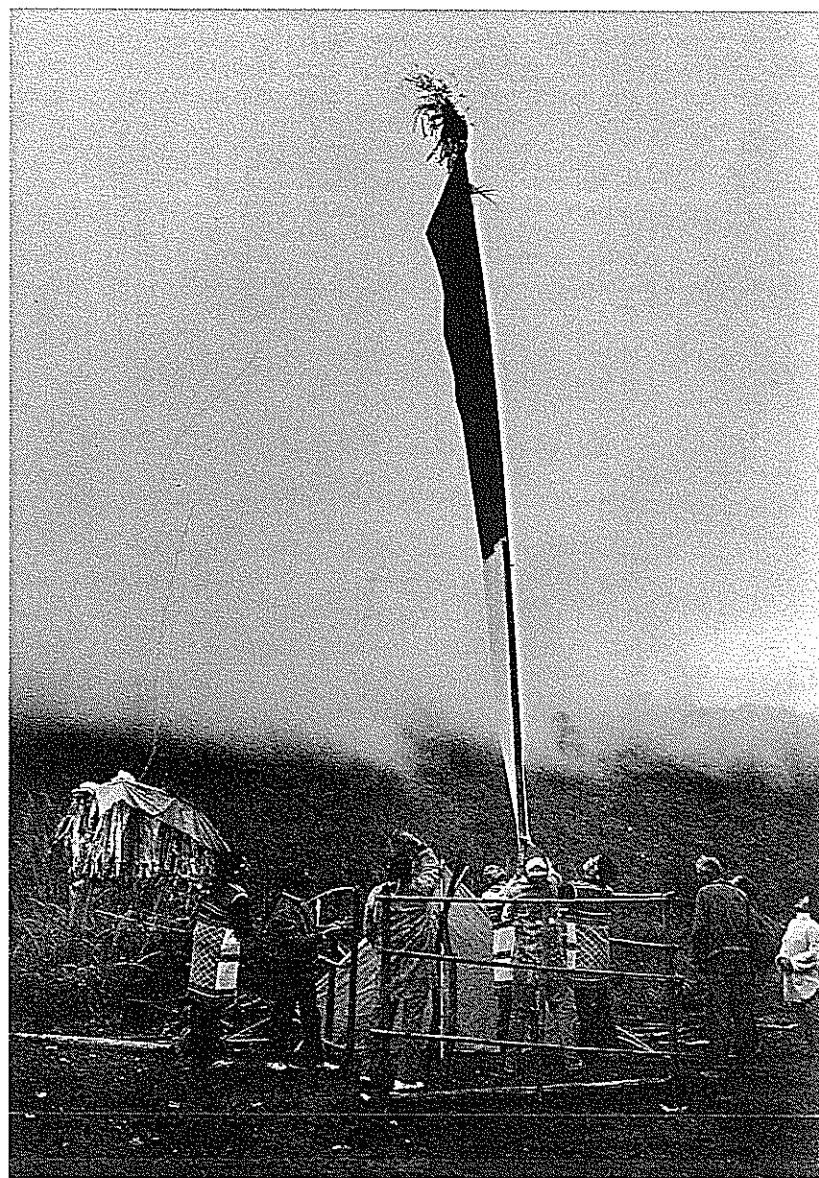
「我的子民啊！我承擔你們的罪愆。但你們不得偏離正路，信心動搖。否則，你們會像大雨中的泥濘一樣，亂七八糟……」這是賽夏族最高的神WaWn在祭歌中告訴族人的一段話。

去年11月中旬，苗栗南庄鄉向天湖10年一次的矮靈祭大祭還沒開始，連續半個月的山雨，把這兒賽夏族人民矮靈祭場，變成一大片愁苦的泥濘大地。向天湖的長老都說，這是長期以來矮靈祭從來沒碰過的天氣。今年的矮靈祭與不對頭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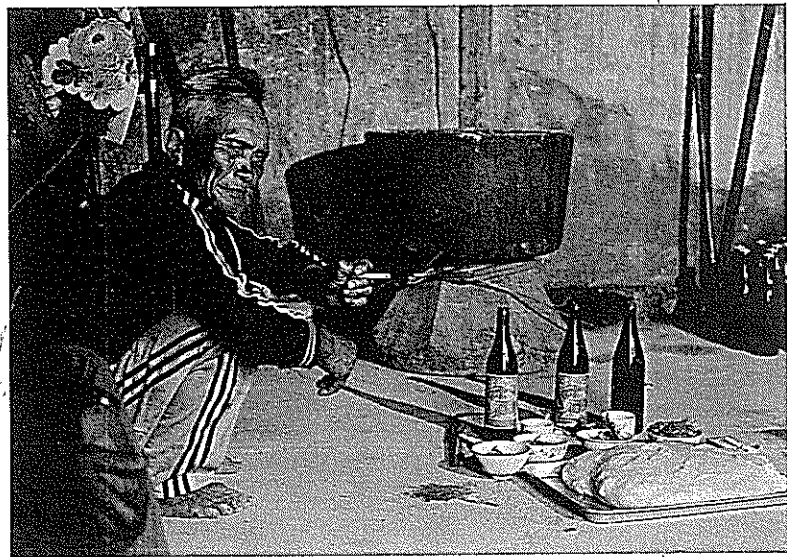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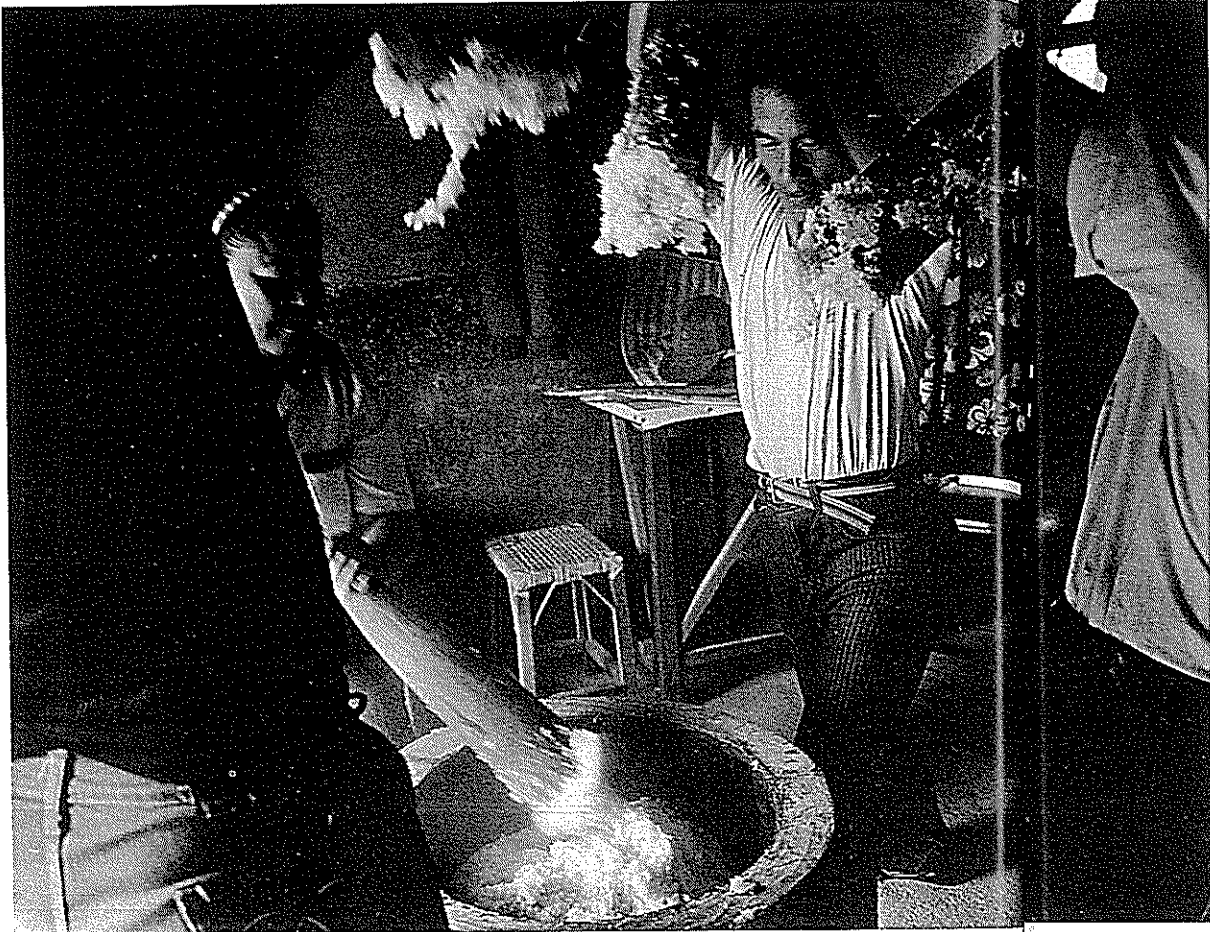
們這樣憂悒地想著。

為了迎接這一年的矮靈祭，早在去年9月初，住在南庄，48歲的風運福，就開始修持。「對家人、朋友要和氣，不能欺騙別人。就像平地人吃齋一樣。」他認真地說。11月14日，正式祭典開場的前兩天，他帶著一張10元紙幣和一瓶米酒，代表西村的賽夏族人，來向天湖會見長老。他請求長老：如果孩子們回來，有不懂規矩的地方，要多原諒。而後他和長老共飲一杯米酒，愉快地下山，回西村去。

撰文 / 攝影 ■ 廖嘉展



去年11月16日，下午4點10分，長2丈餘的Sinadon在向天湖的雨和霧中豎起後，10年大祭便正式開始。據說矮靈就是聚集在過支10年大祭才出現的旗幡Sinadon上觀賞祭典的進行。



Sinadon在山谷地上的濃霧中肅穆地豎起，十年大祭正式開始。

Sinadon長有兩丈餘，上面飄揚著寬約一尺，上紅下白的長布條，尾端的竹葉上結著一面鏡子。據說，矮靈就是聚集在Sinadon上觀賞祭典的。這時，天色漸暗，從各地聞風而來的觀光客，開始優優湧進現場，使這溼冷的祭典場地逐漸熱絡起來。

請唱香楠之韻，
讓我們去祝賀賽夏人的豐收。

去年11月15日，矮靈祭的前一天，賽夏族各姓氏就開始打糯米糕，「嗶啾！嗶啾！」的吆喝聲，配合上木槌撞擊的聲音，構成某種原始、自然而美妙的旋律。

這時候，分散在全省各地的賽夏族人，帶著參聖般的心情，陸陸續續地回到向天湖來，準備參加今年的十年大祭。

矮人是靈巧、好色的農人

相傳在很早以前，賽夏人由身高不足三尺的矮人「塔艾」(Taai)那裡學到進步、智巧的農耕技術。可是矮族有個毛病，喜歡輕薄賽夏族婦女。賽夏人雖然很感謝矮人在農技方面給他們的指導，但對矮人好色的行為，卻已忍無可忍。於是，有一次賽夏人陰策了一個祭典，邀請矮人來參加。當成群的矮人，經

過事先被賽夏族人動過手腳的獨木橋時，高懸在峽谷上的獨木橋斷成兩半，矮人幾乎全部葬身溪谷中，僅存兩人向東方逃跑。賽夏人想趕盡殺絕，一路追趕。當這兩個矮人終因體力不支，被賽夏人抓住時，苦苦地向賽夏人求饒。賽夏人有感於矮人過去傳授農耕技術的恩情，終於饒矮人一命，而且還互相約定，每年此時，賽夏族人將唱著矮人教過的歌，祭拜那些葬身溪谷湍流中的矮人之靈。

又傳說，在矮人滅絕之後，賽夏族每年五穀欠收，幾乎瀕臨飢荒的

絕境。賽夏族人知道這是矮靈作祟，於是才舉行祭拜矮人亡靈的祭典，以贖罪的心情，祈求矮靈原諒，並賜予農作豐富的收成。

SINADON大旗

去年11月16日，在地震後的餘悸中，雨依舊斷續下著。下午3點50分，兩位穿著賽夏族傳統服裝的青年，扛著只在十年一次的大祭上才得一見的矮靈祭祝祀的幡旗Sinadon，進入祭典的會場來。在前面開路的賽夏族青年口中不斷地嚷著：「危險！危險！」一邊走，一邊趕人讓出一條路來讓Sinadon通過。4點10分，

做好路標免得大家迷失了方向。

不要看錯路標，
不要錯過路標喲，
不要只往上看，
而錯過了路標……

(招請歌)

6點過幾分，靈屋裡忽然傳出了歌聲，賽夏族的長老們手拉著手，踏著一前一後的簡單舞步，由靈屋裡出來。這時，成千的觀光群眾立刻蜂擁了過去，幾乎把執行著儀禮的長老們淹沒。閃光燈不停地閃爍著，在一片吵嚷的人聲中，領唱的長老

打完糯米糕，攤上魚、蝦、肉和糯米酒，舉行家祭，讓矮靈飽餐一頓，這時候，誰也不能擋在門口，以免阻礙矮靈前來進食。



在陰雨泥濘的土地上穿梭不停的giragiri。它的上面有一面鏡子，賽夏族人相信giragiri上的鏡子，可以照出每人心中的罪惡與黑暗，促人反省悔改。

用沙啞的聲音，試圖奮力抵抗這些粗魯、不遜的漢人觀光客對祭典的可恥的干擾。服務台也傳來要求遊客退場的播音，但依然無法維持場內的秩序。目睹了這些觀光客無知、無禮、驕傲和精神上的野蠻，感到十分痛心。

對漢人遊客的這些不可饒恕的不敬和輕慢，賽夏人並沒有生氣。他們依舊邁著簡單的步伐，哼唱著那沈悶而哀愁的迎靈之歌。直到一陣大雨傾盆而來，才驅散那一群圍觀的觀光客。

在大雨中，遊客紛紛躲進現場附近的飲食攤裡。祭典上的舞，依舊在暴雨中繼續進行著。來自高雄63歲的劉磊，一邊吃著牛肉麵，一邊說：「他們精神好呀！那麼大的雨也沒停止，實在感人。」來採訪的台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學生李應豐說：「這次的祭典，看起來觀光性質和商業氣息似乎比較濃厚。」對於觀光客的喧賓奪主、粗魯、任性和輕慢不遜的態度，他也深感忿怒與不平。

17日凌晨零點，整個會場燈光全熄，舞也停了下來。朱阿良長老和族長風添福，先後站在由靈屋抬出來的木臼上面向族人做訓勉的講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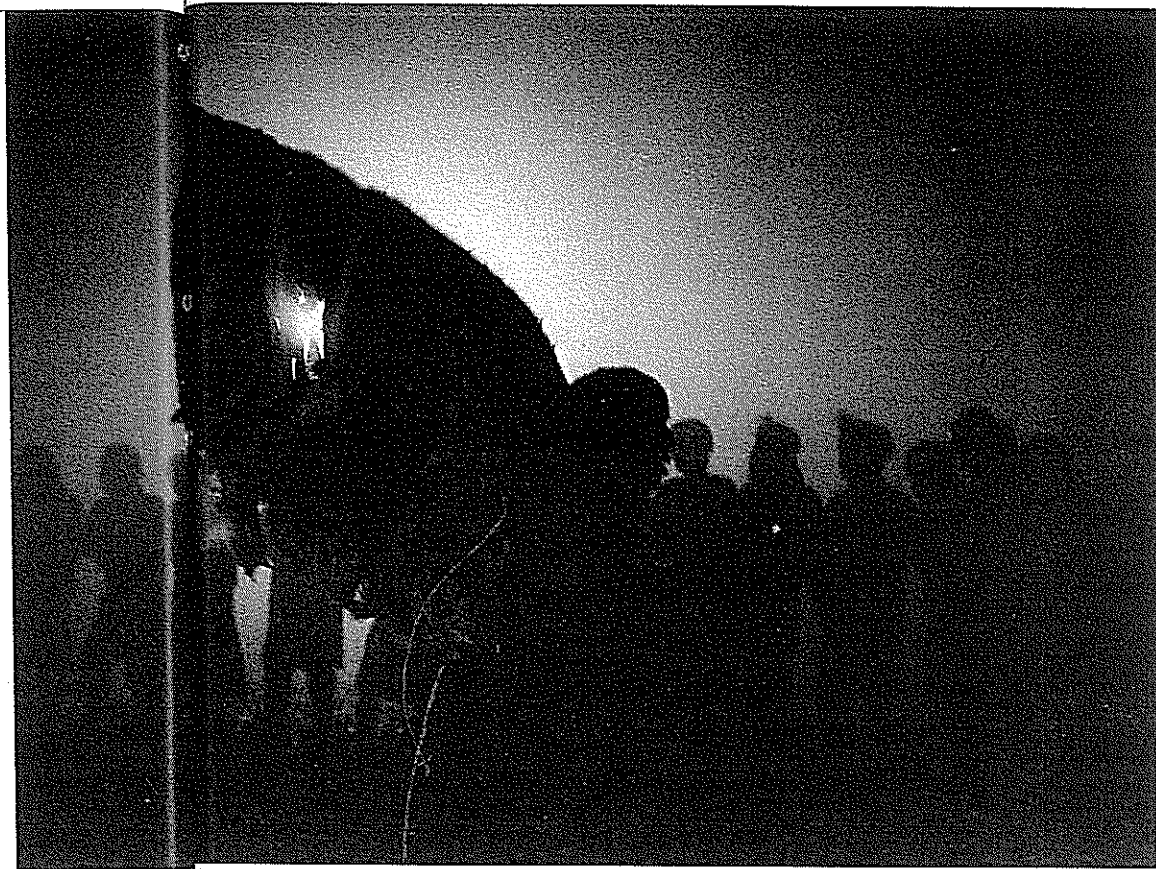
11月17日晚上，濃霧籠罩整個祭場，由於整日陰雨綿綿，觀光客少了許多。因而矮靈祭典的莊嚴古樸才能較清晰的呈現。奔跑在濃稠的夜霧中的giragiri，再一次喚醒人與自然那份原始，親密的感覺。

然後開始唱他們至高神Wa Wn的神諭之歌：

我的子民啊！我承擔你們一切的罪惡。但你們不得偏離正路，信心動搖……

在漆黑的大地中，這首旋律較為特殊的歌，扣住每個族人的心弦。祭典古樸、莊重和神祕、悲壯的氣氛，在陰冷而寒溼的高山的黑夜中翻滾著。

越到深夜，觀光客越少。耐不住溼寒的人大都連夜下山。空曠的山谷，迴盪著「背響」的串串鈴聲，歌聲也依然哀悽、沈悶，動人心魄。到了清晨5點，天將微明，在族長老示意下，全身溼透的族人，放下相



互牽握了一整夜的手，踏著蹣跚的步伐，回到1里外的部落休息，結束了首日的迎靈祭典。

嚴厲的矮靈

經過一天一夜的觀察，從老一輩賽夏族人的虔誠、嚴肅的表情中，使人覺得，他們對矮靈的敬畏，具有高度的文化的真誠。儘管大多數的賽夏族年輕人對「矮靈」的傳說與道理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在民族文化與信仰的潛移默化中，顯然也相當程度地感染了長輩們對矮靈的那份虔信與敬畏。

早在14日晚上，我連夜開車抵達向天湖矮靈祭的祭場時，一位微醉的風姓青年，倚著車門警告我說：

「你的車子怎麼沒綁芒草？我們賽夏人有我們自己的規矩。你來我們這兒，不按我們的規矩辦事，出了事，我們可不負責哦！」

15日早上，我在朱家吃早餐的時候，朱家堂兄弟，彷彿深怕被矮靈聽到似地，小聲述說著一個平地流氓上山鬧事的故事：「那流氓只走到半山腰，突然就病倒了。他的朋友急忙把他送到醫院去，卻怎麼也檢查不出個所以然來。不能言語的病人，只是把手不停地往山上指。」後來熟悉矮靈作祟的人到山上，請了賽夏族長老下山去，這個存心到山上鬧事的平地小混混，經過賽夏族長老與矮靈溝通後，為他綁上芒



豆統生拉下檫樹，族人爭相奮力折斷檫樹，賽夏族人相信這樣能夠增強他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草，才恢復正常。

「矮靈是無形的，很厲害喲！」朱家老大神祕地說。

賽夏族人對矮靈深刻的敬畏，和許許多多矮靈的「顯靈」的傳說有直接的關係。28歲的朱田明對我敘述他4年前被矮靈附體的經驗。「那一年的矮靈祭，我剛退伍。跟一些年輕的族人一樣，那時我基本上不相信有矮靈的存在。有一天，在我走回家的山路上，我被矮靈附上身了。」矮靈透過朱田明的口中慢慢地揭露出某一段有關賽夏族遺失古錢的過程，並說那些古錢早已經腐爛了。「從此以後，矮靈真正地活在我的心中。」他說

據傳說，早在日據時代，就曾發生過矮靈顯靈的事蹟。賽夏族的族長（Ga-Ma-Go-Ma-Ha-Hang-Ga-Rab'r，賽夏族語，意為「土地的管理者」）風添福的兒子，畢業於中

功大學外文系，32歲的風繼財說，當時日本人深怕這種盛大的矮靈祭，是賽夏族團結的關鍵，會增加統治上的困擾，為了分散賽夏族的力量，於是假借一年辦一次祭典太浪費的理由，去遊說當時的頭目和長老，要把每年一次的矮靈祭改為兩年辦一次。「那時候，我的叔公當日本警察，叔祖父也跟日本警察走得很近。由他們出面充當橋樑，促成日警和頭目協商。最後，頭目終於答應把矮靈祭由每年舉行改為隔年舉行了。」風繼財說。但是，當第一個隔年舉行的矮靈祭正在熱鬧地進行的時候，有一位在場監督的日本警察被矮靈附上了體。這個日本警察在昏迷中，把整個日本人陰謀破壞和削弱賽夏族團結的陰謀，原原本本說了出來，嚇得那些妥協出賣了原則的長老們冷汗直流。這時候，矮靈又突然附身在一個賽夏族青年

的身上，拿起「神鞭」，往這位背叛民族信仰的錢姓頭目身上猛抽了一下。不到一個月，這位頭目七竅流血，猝然死亡。另外兩個幫腔更改矮靈祭舉辦時間的兩個長老，一個舌頭潰爛而死；另一個爛了肚臍，住院3個月仍不見好轉，最後經過新頭目出面祈求矮靈原諒後，為那生病的長老綁上芒草，3日之後就痊癒出院了。

這種連頭目犯錯都難逃一死以應懲的例子，使矮靈信仰在賽夏人的信仰中樹立了賞罰嚴明的至高神威。朱田明說：「不由得你不相信啊！做錯事，矮靈會記帳，遲早一定會受到處罰啊！」一位正在服役的另一位朱家少年說：「有些年輕人對矮靈因為不瞭解而不能完全相信。」他希望年輕一代的賽夏族青年，能主動請教長老，使得矮靈祭和矮靈信仰能永遠流傳下去。甚至連來自東河村，泰雅族53歲的林桂玉都用有點懼怕的眼神小心翼翼的說：「信——哦——」家住八卦力，請了3天假，讀國中三年級的根文祥說：「回來追思，回來親身體驗。」帶著6個孩子回來的詹昭妹說：「這是祖先的傳統」。看來，矮靈祭對賽夏族而言，是至高的守護者和指導者，也是賽夏族民族精神和民族團結的基盤。理解和尊重矮靈祭，是漢人理解和尊重賽夏族的基本功課。我深深感到漢族人民有責任去維護而不是蔑視和破壞這賽夏族的民族文化重要的象徵……

不可試探

請唱省藤之韻，從此青年人會變得更出色吧！讓我們友善，相隨而行。採拈山胡椒的果實烹煮，雖然簡便，也請用吧！唉！煮得太多而糟蹋了！

（行樂矮人敬地）

11月17日，可能是連日下雨的原



因吧，上山看矮靈祭的遊客明顯地減少了。舞了一整夜的族人，大都在家裡休息，使白天的會場，看來分外冷清和憂悵。昨晚縱橫祭場的Giragiri，還擺放在靈屋的屋簷下，報紙剪成的長條流蘇被雨水打得糊成一片，狼狽不堪。少數的攤販看見遊客減少，也收攤回家了。

中午，12點30分，負責背負Sinadon，搭著帳篷睡在Sinadon旁邊，27歲的豆統生，從溼漉漉的帳篷中冷醒了過來。他連忙將睡袋收起，把帳內的雨水潑了出來。在一旁烤火的豆家長者，63歲的豆春強說，10年大祭使用的Sinadon大旗，只有豆家和施家兩個家族有權製作，而且也只有粵家的人才有資格扶Sinadon大旗。「我們昨天早上6點多就從獅潭出發，走了近10小時的山路，才到向天湖來。而且還不是隨便走的。竹尾巴不論在路上的什麼方向，都要朝著東方，迎著矮靈走路咧。」

用修長的麻竹做成的Sinadon，插在靈屋右前方約10公尺的地方。在約莫3公尺見方，用竹子圍起來的範圍內，如同靈屋中供奉矮靈的那個房間一樣，絕對禁止外人進入的神聖的界域。風繼財說，「不要看它只是一根竹子。除了背負他的人以外，誰都不許碰。誰要是去觸碰了

一個被矮靈附體的潘姓青年，在昏迷中抱怨朱家的不是，據鄉民說，這次被矮靈附體的人，大部被借口開言，數落着有關朱家的不是。

神聖的Sinadon，人馬上就倒下去，連試都不能試，尤其是孕婦。」隨後，他敘述一個「真實的故事」。

他說，在40年前的一次矮靈祭祭典中，有一位住在南峰的朱家媳婦，偏偏不肯信邪，故意偷偷地去摸一下Sinadon。已經懷有身孕的她，馬上昏死了過去。後來，等孩子出生後，發現嬰兒腦筋遲頓，到現在40歲了，長得像矮人一樣，個子仍小小的。他又解釋說：「所幸的是，她是嫁給賽夏人的客家人，如果是賽夏族人自己犯了這個不可原諒的過錯，後果還會更加嚴重哩。」

百折不撓

到了晚上，雨還是時大時小，間歇地下著。觀光客大量減少了，秩序也比昨晚好了許多。泥濘的場地上，不少賽夏族人索性脫下鞋子，寧願赤著腳，也不要穿著那沾滿黏土的、潮溼而又笨重的鞋子；更有不少人在一片泥濘的祭典現地上滑跤，弄得滿臉、滿身全是泥巴……

這一晚，矮靈祭的歌舞還是照常進行。幾天以來，賽夏族人民並沒因連日的山雨而稍有退縮，也沒有人半途而廢。他們真誠虔敬地為矮靈跳舞、祭拜。對山地音樂素有研究的明立國感嘆地說：「這是一個

具有世界水準的祭典！」他表示，整個矮靈祭祭典的進行，全靠祭歌來引導、指揮和完成，什麼時候唱什麼歌，都有一定的規矩。祭歌雖然旋律簡單，但祭歌中的古韻、古語，據說研究起來可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族長風添福和他的兒子風繼財都認為，整個矮靈祭祭典最主要的部份，還是祭歌的頻唱。矮靈祭所使用的祭歌教他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對於賽夏族社會道德規範，起著很大作用。例如有一首叫Owai「藤」的祭歌，勉勵大家要像葛藤一樣強韌，百折不撓。另外有一首叫Ga-Ba-Ba-Va-Hai，唱的是兄弟本是同根生，不要因小事而反目鬩牆，凡事要大事化小，和平共處。

顯靈

18日早上7點鐘左右，祭場呈現著一股通宵達旦歌舞祭祀之後的死寂。

據見證的族人說，這時剛要走出祭場的祭典「主任委員」朱達英，突然應聲倒地，在泥濘不堪的廣場通往服務台的斜坡上，滾來滾去，彷彿中邪似地發出陣陣哀鳴，使得本已陰寒溼冷的清晨，顯得更加淒厲而陰毒。朱達英被矮靈附上了身。

原來今年朱達英的「祭典主任委員」的頭銜，是自己封的，並沒得到族長老們的同意。他以這自封的頭銜和鄉公所勾結，在靈屋的正對面搭起了一排屬於鄉公所家政班的攤位，而據族人們說，這些攤位恰好阻擋了矮靈從東而來的道路，使得矮靈非常不高興。

據說，矮靈曾經透過附身的施紹容說：「今年矮靈祭逢著連綿的大雨，就是為了懲罰你們把今年的矮靈祭用來滿足私利。在連日大雨中，即使你們棚子搭得再好，觀光客因而減少，你們想藉遊客賺錢的想頭，一定會落空的。」據說附身的矮靈

喝完糯米酒，吃完糯米糕，手拉着手，快速跑出祭場，要去砍竹的二名賽夏族的青年勇士。



在竹竿下，練習舞蹈拔取芒草的賽夏族青年。



連日在陰雨中日以繼夜參加祭舞，累！真累！沾滿污泥的雙腳還來不及洗淨，一倒頭便呼呼沉睡的賽夏族的青年。

在靈屋中對族人訓斥了3個多小時，才暫時解決這件事。有一位長老說，朱達英一直沒有向長老們認錯，這件事情恐怕還會繼續發展下去。

整個早上下來，守在靈屋內的族長老已疲憊不堪，有的坐著就睡著了。此後的下半天相當寧靜。到了傍晚，才又湧進大批觀光客、學生社團和登山健行隊，甚至連公司行號來的遊客都有。這使得晚上的祭典會場又大為混亂起來了。服務台傳來族長風添福用賽夏語說的廣播，他要求族人不要再喝酒了，剩下最後一晚的祭典，要拿出精神堅持到底。

請尊重我們的信仰

晚上6點10分，長老們還在靈屋中討論明早一連串的祭祀儀式。這時來自苗栗54歲的平地遊客曾聰明，竟然站在靈屋的門口前大聲喊叫：「6點過了，怎麼還不跳舞？」他態度輕慢地抱怨說，在這樣的下雨天，

他為了跑來看矮靈祭吃夠了苦頭。「只為了好奇，想來看矮靈祭究竟是什麼玩意，」他說，「我對矮靈可沒什麼興趣！現在我只關心他們為什麼不照時間表進行節目。哼！中國人的時間。」

6點15分，好不容易「節目」才開始，讓這曾聰明閉上了他的嘴巴。有一家錄影公司的工作人員，擅自跑進祭典的舞圈內攝影，族人婉言勸出祭舞的現場，他竟然咆哮地罵起他們的賽夏人是「野人」。平時也許看不出漢人對山地少數民族的歧視，但這時候我卻沈痛地見證了潛藏在漢人心中深處的，對於台灣原住民可恥的傲慢與輕蔑，感到又痛心又羞愧。

難怪泰雅族的族議員林昌慶嘆息地說：「近幾次的矮靈祭祭典，秩序很亂。遊客已逐漸怠忽了以前的規矩。」

因為胃炎住院，不克前來主持祭

典的賽夏族祭司朱振興的兒子朱仁發更是憤憤不平地說：「每次我們矮靈祭的祭典，幾乎都有平地人前來滋事喧鬧。我們甚至知道有些平地觀光客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根本不是來參觀矮靈祭，而是來看山地女孩。」

風繼財語重心長地說：「外來的觀光客已經嚴重破壞了矮靈祭原有的肅穆氣氛。你們漢人到我們這裡，要尊重我們的信仰和規矩，不懂的地方也不要隨便批評。」

族長風添福說：「矮靈對待山地人、平地人都一樣的慈藹關心。矮靈祭和豐年祭不同，我們歡迎平地觀光客來此與我們共享祭典，但也要尊重我們的規矩。」

曾聰明等引起的喧鬧過後，送靈的歌舞依舊進行。舞者的腳踩入10幾公分深的泥濘中，發出吱吱的聲音。今夜送靈的舞祭，通宵達旦要直到明晨10點左右整個祭典結束後，大家才能鬆一口氣。

送靈

請唱楓樹之歌。

祭典已完，恭喜，

請沿河而歸，

沿著Sekai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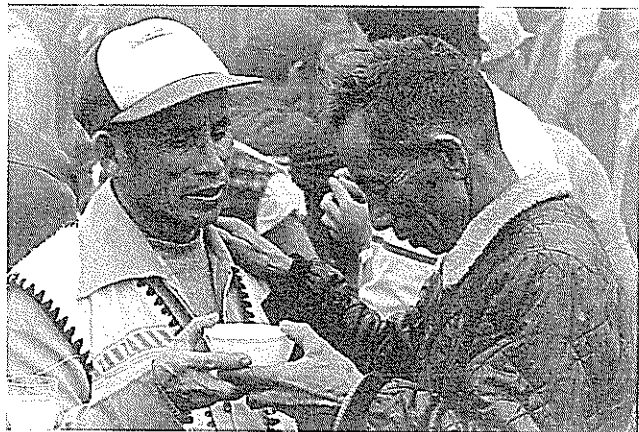
以蘆葉包著飯，

以鱖魚為菜肴。

——（送神之歌）

19日早上8點10分，跳舞的人縮小成7、8個圈子，緊緊的靠在一起，五支Giragiri也站在靈屋的門口。當大家各就定位之後，一陣急促短暫的腳步聲傳來，舞者的雙腳在泥巴中快速的蹂躪著，然後眾人跳起高喊一聲「Pai」舞者四散，完成了送神之舞。這時整個祭場的氣氛頓時變得輕鬆起來，只見人們東一堆、西一團的聚在一起話著家常。

休息約略20分鐘後，歌聲又驕然響起，但那旋律卻出奇的輕快。砍竹和砍榛木的青年先後出發。另外



兩位中年族人則在會場的右前方50公尺處，用鋤頭挖了一堆爛泥，把今年用過的米籩割裂，附上今年和前年使用過的兩條神鞭，塗上泥漿。此時族中身體有病的婦女集於會場，圍成一圈，開始跳舞。兩個中年族人抬著這只塗著泥漿的米籩擦過身體有病的婦女們的背部。據族中的長者說，塗泥的米籩具有洗滌罪惡和避邪的作用。

這時，方才出去砍竹葉的兩個青年回來了。負責主祭的朱家，在靈屋中吃過小米飯，成千的觀眾開始列成兩排，拿著米籩和竹葉的四位青年，追著手捧芒草結的兩位朱家媳婦，把他（她）們手上的東西，丟棄在東邊百公尺外的地方，就這樣把矮靈趕走。

9點10分，方才出去砍榛樹的青年也回來了。這時歌舞又起。那獨留一撮葉柄，把枝葉削光的榛樹，根部被架在靈屋的屋頂上，由兩位族長老扶著，榛樹的末端架在兩根支柱上，離地約有3公尺高。樹幹上每隔一小段就綁著一根芒草。賽夏族青年們聚集在樹梢下，又跳又叫，爭先恐後地要抓空中的榛樹。另一方面，在屋頂上的長老，抖動著榛樹幹，那早已刻有缺口的榛樹梢，不久即被搖落，引起大家擠成一團，

朱阿良和風添福兩位長老，檢討著今年祭典的缺失，竟然雙雙落淚，雖然端著的是甜酒，合飲時却是一種苦澀的滋味，他們覺得今年的大祭典，從策劃到實行，冒瀆了矮靈，因而感傷不已。



18日清晨，族長風添福一大早醒來，望着一片泥濘的場地，便止不住的掉淚。當他憶起從前的祭典，都是滿天的星斗和明亮的月亮，不禁感嘆的說：「這是10年大祭不該有的現象啊！」

去搶奪落地的榛樹，撿到的人往前丟，直到丟進東方的河溝裡。

能拔下榛樹上的芒草，表示對自己能力的肯定。這個福份是賽夏族年輕人夢寐以求的。在尚未正式拔芒草以前，一位長老拉著一個從未拔過芒草的賽夏族青少年試跳，藉此讓矮靈的力量幫助族中新的一代通過考驗，以便和族中的大人較量。

當榛樹上的芒草被拔完後，負責背10年大典Sinadon大旗的豆統生，一躍而起，把橫躺著的榛木一把抓下來。他隨即被朱阿良長老帶進靈屋裡，其他青年則蜂擁而上，合力將榛樹折成好幾小截。直到每一截再也無法分拆為止。最後他們把小截榛樹往東方丟掉，送靈儀節到此就全部結束了。

悔恨的眼淚

瘋熱過後，一桶桶的糯米酒，一包包的糯米糕上場了。所有的賓客

都高高興興地分享著矮靈祭後最甜美的果實，也給4天來受凍的腳底帶來溫暖。族人殷勤的勸酒，加上那帶有一股淡香的糯米糕，如同族人在霧中的笑臉一樣，耐人吟味。

這時候在靈屋前的族長風添福和矮靈祭的主要負責人朱阿良長老，兩人一起端著一碗糯米酒，手握著手，檢討著今年祭典的缺失。朱阿良說到朱達英的營私獨行，激怒了矮靈，使10年大祭在溼雨和泥淖中度过，激動得掉下眼淚，並向族長風添福表示真摯的歉意。風添福也流著眼淚訴說著他的苦衷，最後他們擦乾淚水，在眾人祝福的眼光下，併嘴共飲了今年這杯苦澀的甜酒。

58歲的風添福感慨地說，他總共參加過16次的矮靈祭，可從來沒有一次像今年這麼令他傷心難過。「以前沒有聚光燈，沒有電子錄影機，只有滿天的星斗和明亮的月光陪伴

著我們過矮靈祭典。這回一大早看見這樣泥濘不堪的場地，叫人傷心得直掉淚。這是10年大祭絕對不該有的現象啊！」他用帶著濃重的山港口音的國語，結結巴巴地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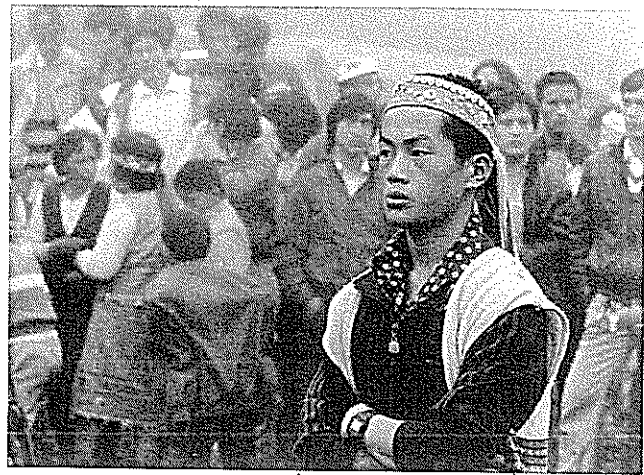
下午1點52分，風添福扛著裝滿各種祭典用傢俬的兩個塑膠水桶，沿著泥濘的山路，走向位於向天湖半山腰的東河老家。此時，山霧變得更濃了，濃得像風添福化不開心中的悵結。向天湖賽夏族10年一次的矮靈大祭，就這樣落幕了。

●採訪筆記●

研究山地音樂的明立國認為，社會現代化所帶來最大的破壞，是人與自然間的關係的破壞與淡化。但在矮靈祭裡，可感覺到，人與自然那份微妙而又生動、深厚的關係。這或許是嚴肅而古樸的矮靈祭存在的價值。因為矮靈祭和原住民其它祭典一樣，是顯示人類曾經與大自然有過如何生動、密切關聯的一個樣板子。

儘管賽夏族人對於矮靈的神力深信不疑，面對今日台灣山地經濟迅速而嚴重的破產行程，我不知像這樣的祭典還能維持多久而不變質。曾經在向天湖做過研究調查的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研究生沈允中，和正在向天湖做人類學研究的台灣大學研究生鄭依依都認為，這裡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和謀生困難所產生的種種後遺症。這些複雜的困難正在不斷侵蝕著山地固有的傳統價值和人與大自然間的關係。

在全台灣20多萬山胞中，賽夏族總人口數只剩下約3000人。人數之少僅次於蘭嶼的雅美族。向天湖，是一個高達700多公尺的盆地。現有33戶賽夏族住家，共計300餘人，在行政區域上屬於南庄鄉東河村，是賽夏族南集團聚集最多族人的地方。朱仁發說，由於部落人口的嚴重外流，山上的田地沒人耕種，使



面對山地經濟日益崩頹的困境，以及觀光客輕慢、粗獷的態度，賽夏族人民的矮靈祭到底能持續多久？賽夏族的命運將何去何從？

向天湖出現了很多廢耕的荒地。而外出謀生的賽夏族年輕男女，在山上時好好的，但等到了山下到外面後再回到山上就變得不一樣了。另外，下山移居到平地的賽夏族人，受到客家人的影響很大，他憂心忡忡的說：「如果我們不斷地被漢人同化，有一天，我們會搞不清楚我們到底是什麼人？」

風繼財認為，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改善山地同胞的經濟生活，否則無法挽救山地文化不斷崩壞和沒落的趨勢。他說：「這些年來，政府的山地政策，對山地人來說一點效果都沒有。」

參加過這明立國所說的「世界級的祭典」，我不禁要問：

矮靈啊！矮靈！在強凌弱的社會發展法則下，漢族資本社會不斷吞食著山地經濟的背景下，誰來保證您的祭典能再延續多久？而幾百年來忠心耿耿地崇祀著您的賽夏族人，將何去何從啊……。

〈賽夏族矮靈祭〉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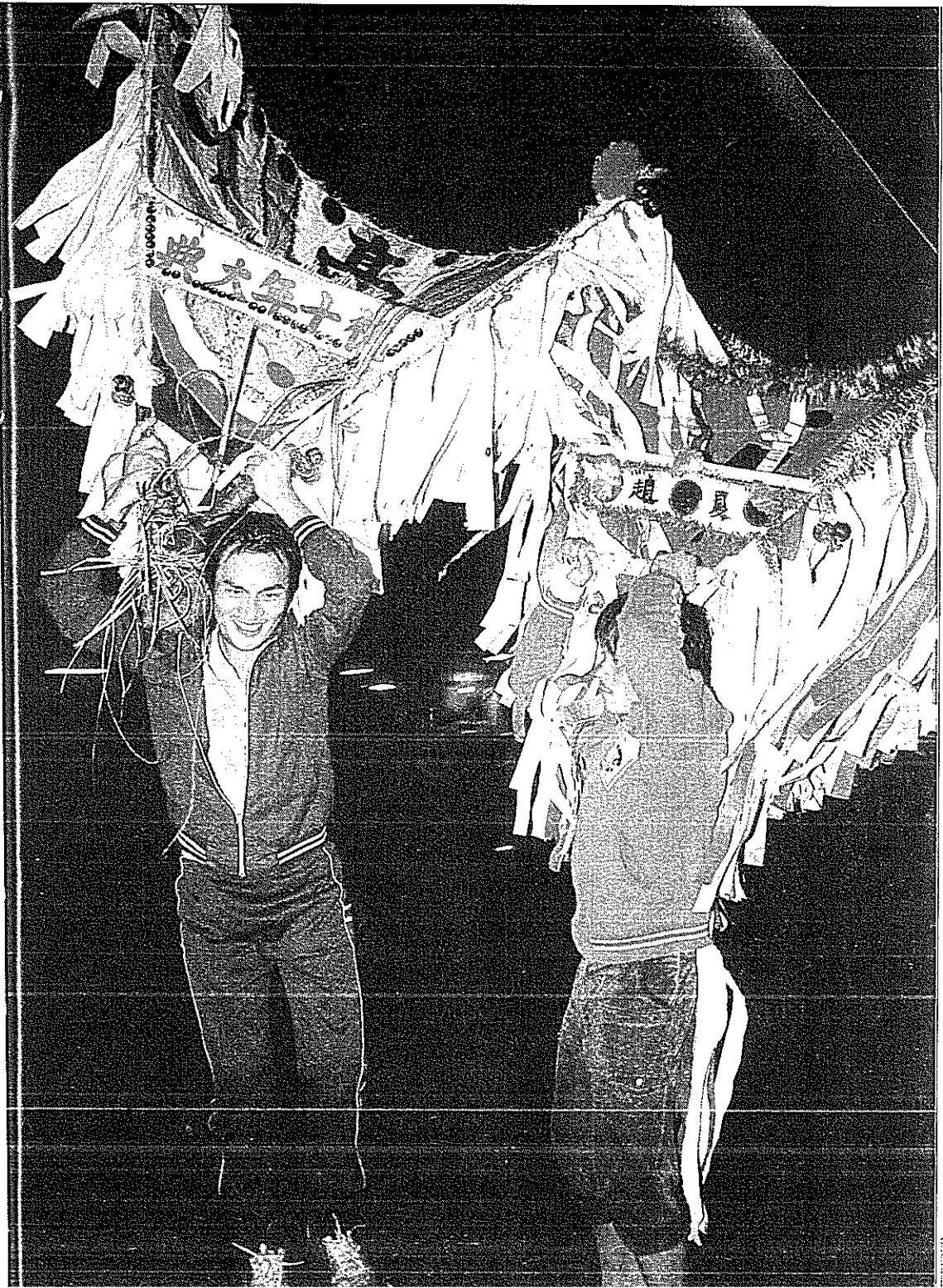
矮靈祭： 心靈的衝擊

賽夏族十年大祭一篇詳盡的記錄；
考古人類學者一次心靈的洗禮。
〈賽夏族人民親切地叫著我的賽夏族名字Maya，
在那一刻，我真實地感到
我是這賽夏族人的一員了……〉

感覺上，矮人居住的山洞是那麼近，似乎只要從新竹五峰鄉的高峰聚落往下走，跨越日月溪淺的上溪後，再攀附岩壁而上，就可一睹矮人的故鄉。Pastaai（矮靈祭）開始前我試探了一次，終究折返。蔓草叢生、斷崖阻絕固然是原因，主要的因為私心還是想維持矮人傳統的神聖性。賽夏族人將矮人洞視為聖地，不敢擅自闖入。因此，當我聽說五峰鄉計畫架設鋼橋，將矮人洞闢為觀光地，不由得暗噁心驚。

「我曾經去過矮人洞前，突然刮起一陣烈風，把我吹開。」

各姓氏製作的
肩旗(kilakil)
群聚奪目。



攝影 ■ 林柏樑
撰文 ■ 胡台麗

「從前taai（矮人）教我們賽夏人農業，可是他們愛調戲我們婦女，把她們弄糟糕。年輕人從河這邊向矮人洞射箭，taai跑得很快，像飛的一樣過來搗死他們。」

「我爸爸的爸爸去洞裡看過，裡面有小杵、臼和大蝙蝠。」

「有時候，河流兩岸峭壁靠得很近，可以用樹幹做橋。我們的人為報復矮人，趁他們來參加祭典時把橋鋸斷一半。他們回去走在上面聽到吱咯聲，以為是他們的膝蓋作響，結果大多落水淹死了。」

每個人敘說的矮人，故事都有些

表前來五峰與北祭團代表相會。進行結繩約期（kakawas）之前，五峰鄉長，也是夏姓代表夏遠親，提到縣政府補助了幾十萬，供矮靈祭新祭場及道路的修建，上級並希望矮靈祭的歌舞形式作某些增添改變，因為「步伐和歌聲太單調，又在半夜三更，外地觀光客參與不便」。對此，各氏族代表紛紛反對，堅持pastaai的歌舞祭儀要依循傳統，不得擅自改變。後來夏鄉長也向我表示：「祖傳的矮人祭典不允許用娛樂性方式舉行。」可是他顯然有角色上的矛盾衝突，不能不顧念上

級的「好意」，而且人口外流嚴重，經濟條件不佳的五峰鄉，如能開發矮靈洞這樣的觀光資源，說不定可增加地方收益。

矮靈的腳步挪近了。滿山遍野搖著褐白芒花的茅草，就是見證。兩個祭團主祭交換打了結的茅草，南祭團少一個結，表示祭典早一天舉行了。等所有的結剪除，矮靈祭便開始了。結繩約期之後，每家門口和室內都掛放茅草結；個人的頭上和手臂上綁茅草，或在口袋中置小茅草結來防範矮靈侵害。從這天起言行要十分謹慎。如果吵架爭執會被

矮靈捉打，昏死過去，還必須請別的姓氏綁茅草化解。這次結繩約期整整提早了一個月，主要是為了有較充裕的時間練唱矮靈祭歌。

我先是迷失，繼而沈迷在矮靈祭歌裡了。怎麼會有這樣的歌？簡直難以思議。這麼完整、繁複的祭歌，如被視為「單調乏味」，就是嚴重的文化偏見與誤解。我參加了幾次矮靈祭歌的練唱，原以為拿著林衡立先生1956年發表的矮靈祭歌詞與拼音就可以跟上，結果還是一頭霧水。後來，我花了許多時間，把朱逢祿先生記錄實際練唱的歌詞與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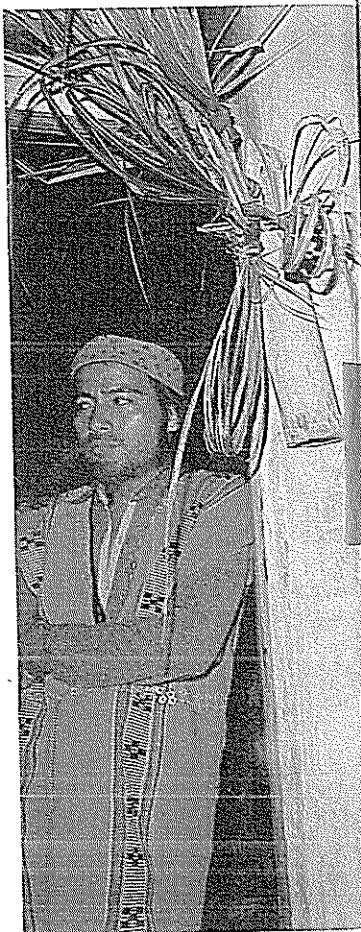


祭屋前的矮靈祭場，歌舞通宵達旦。

不同的情節，但有共同的主題：矮人是施恩者也是施壓者；賽夏人滅了矮人又為矮人舉行祭典。這種恩怨交織的情感，在人類社會中並不陌生。對賽夏族而言，矮人的實存性是無庸置疑的。他們相信每隔兩年，矮靈必定會歸來。矮人洞中即使空無一物，也不會動搖他們的信仰。矮人洞和矮人祭應該成為觀光生財的資源嗎？

嚴重的文化偏見

Pastaai十年大祭的前兩個月（1986年，9月16日）苗栗南祭團代



祭屋外貼著捐贈者名單。